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朗读 / (德)施林克(Schlink, B.)著,姚仲珍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3

书名原文: Der Vorleser

ISBN 7-80657-024-1

I. 生... II. ①施... ②姚...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3760 号

Copyright © 1995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9-016号

书 名 生死朗读
作 者 [德国]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 姚仲珍
责任编辑 实音
原文出版 Diogenes Verlag,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溧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98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24-1/I·022
定 价 10.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VORLESER

击碎肉体与灵魂之结
——序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

池莉

八月底的一天,在收到了译林出版社寄来的《生死朗读》打印稿之后,我近两年前的一个记忆开始被唤醒。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在德国柏林,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已故的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纪念会。自助酒会上,人们端着酒杯三五成群地交谈。在这种自由的交谈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德国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最新小说《生死朗读》。德国人谈论《生死朗读》的热烈表情和急迫语气,使我非常吃惊。我相信《生死朗读》一定是一部极好的小说。

VORLESER

孩子一般认真的德国人如果不是真的被小说震撼，他们是不可能如此激动的。当时我的遗憾接近于绝望。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不是别的，就是语言。我想我也许无缘阅读《生死朗读》了。一个酷好小说的人，身在德国，端着德国的酒杯，喝着德国的葡萄酒，却与德国的优秀小说失之交臂。那一刻成了我记忆之中黝暗而感伤的一页。那么，由此便不难想象，当我在今年八月的一天，当由姚仲珍翻译，拱玉书审校的中文版《生死朗读》摆上我的案头之时，我的惊喜是何等强烈。

德文原版《生死朗读》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出版之后在德国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在读者中产生的轰动远远超过了文学界的想象。到目前为止《生死朗读》的发行量使它成为了德国的畅销书。它不仅获得了多种文学奖项，而且还被翻译成了二十二种语言，《生死朗读》成为了国际范围内的名著。

我现在肯定《生死朗读》是一本畅销小说，并不含有丝毫别的暗指，并不像中国流行的一般文学观点那样，认为畅销便有通俗的嫌疑。恰恰相反，在以往文学的高潮时代，畅销的往往是通俗的；而在当代，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畅销往往是名著的标志。这是因为，许多被时髦和热潮裹挟到文学

VORLESER

里面的人,早已经远离文学;只有真正喜欢文学的人才坚持了对于小说的阅读。而他们的阅读是有着相当质量的阅读,是他们最终实现了小说的社会意义。如果某部小说赢得他们的热爱,在他们中间畅销,当然只能标志着这部小说的成功。《生死朗读》就是这样的一部优秀小说。我为它写序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给中国的读者一个解释或者引导,我希望中国读者既不要因为《生死朗读》的畅销以为它是一本通俗小说,对它充满了猥亵的心理,更不要因为它的畅销而以为它的文学品位不高,对它置之不理。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相比,裂变得更加个性,更加破碎,更加微妙和更加敏感,一切都来得更加复杂。用我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的感觉来要求今天的小说,已然是不可能的了。整体大众与小说的蜜月期已经过去。那种单纯的热恋,那种在昏昏欲睡中被感动被召唤的甜蜜感觉早已被漫长的岁月所磨灭。人类已经长大了许许多多,人们的心灵已经大大开窍,他们都显得那么成熟和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文学若要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强壮和智慧。所以说,能够在当代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

VORLESER

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小说。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它既产生过马克思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产生过希特勒这种狂妄之徒。德国的纳粹时期,二战时期以及战后的荒芜和饥饿时期,都引发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地壳运动。所以这几个时期的德国生活成了全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素材。我们已经看过无数的小说、戏剧和电影了。我们已经懂得憎恨战争,憎恨纳粹,也懂得了和平、团结与富有的必要性。那么,本哈德·施林克通过朗读者,还要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死朗读》向我们倾诉的是另外的东西,是心之幽情,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理由的质询,是对不规范情爱关系的探究。“朗读者”是一个叫做迈克尔·白格的少年。白格在他十五岁的那一年,巧遇并结识了三十六岁的妇女汉娜。汉娜足可以做他的母亲,可他们却成了秘密情人。比超越正常性关系更可怕的是,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在纳粹时期,竟然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女看守。汉娜一直对白格隐瞒着自己的经历并在关键时刻失踪了。当白格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与法庭实习的时候,审判的战犯之一就是汉娜。而白格发现自己居然还深深地爱着汉娜。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白格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道德和伦理

VORLESER

上的问题 ,还有良知的问题 ,个人与国家的问题 ,道义的问题 ,责任的问题 ,价值判断的问题 ,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白格是典型的当代人 ,困扰他的种种问题其实也就是严重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只是问题的多少和程度的轻重不同而已。可我们的确因为许多不可告人的问题失眠 :吸毒 ,酗酒 ,自暴自弃和神经衰弱。《生死朗读》击中了衣食无忧的现代中产阶级的症结所在。它的多种含义和广泛的共鸣性使小说获得了饱满的阅读魅力。本哈德·施林克在《生死朗读》里显示了他的小说天才。《生死朗读》的结局非常独到 :后来 ,白格发现汉娜是一个文盲 ,发现汉娜只是因为羞于暴露自己是文盲才去参军的 ;可是 ,等到白格终于下定决心 ,去监狱接出汉娜的时候 ,汉娜自杀了。汉娜把他们之间这难以承受的沉重爱情和将要思考和解决的许多问题全部移到了白格肩上。白格是否能够承担得了 ? 他的灵魂这一辈子将归属何处呢 ? 读到这里 ,我们肝肠寸断。我们将会掩卷思索 ,为我们自己 ,为这个世界 ,为爱情 ,为真理 ,为现在 ,为将来。一部小说能够使读者掩卷沉思、开启心智 ,我以为 ,这就是小说的最高价值所在了。

本哈德·施林克出生于一九四四年 ,他的家乡是德国威斯特法伦州的比勒费尔德 ,而他在海德堡长

VORLESER

大。现年五十五岁的本哈德·施林克从事过法学研究,当过法官和大学教授。他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写侦探小说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一九八九年,他的《快刀斩乱麻》获得德语侦探文学最佳作家奖。一九九三年,他的《自欺》获得德国侦探小说奖。《生死朗读》不是侦探小说,但毫无疑问是他最为轰动的作品。

遗憾的是,我不懂德语,但是我知道德语是一种非常缜密、冗长、精确的语言。这种节奏相对缓慢的语言很适合《生死朗读》的内容,所以我相信德国书评界对《生死朗读》小说语言的高度评价。我希望现在的中文译本能够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希望语言的转换没有损失多少《生死朗读》原版本的韵味。令人高兴的是,毕竟我们这么快就能够阅读《生死朗读》了。如果说阅读好的小说是一种福气的话,那么这种福气当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于汉口

第 一 部

VORLESER

1

我十五岁的时候得了黄疸病,发病时在秋天,病愈时在春天。越到年底,天气越冷,白天越短,我的身体也就越弱,新年伊始才有所好转。一月的天气很暖和,母亲为我在阳台上搭了一张床。我看得见天空、太阳、云彩,也听得见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二月里的一天傍晚,我听见一只乌鸫在歌唱。

我们家住在鲜花街一座于世纪之交建造的巨大楼房的二楼。我在这里走的第一段路是从鲜花街到火车站街。十月里的一个星期一,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呕吐了。几天来,我身体特别虚弱,我一生中从未那样虚弱过,每迈一步都很吃力。在家或在学校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腿几乎抬不起来。我也没有食欲,即使是饥肠辘辘地坐在餐桌旁,也很快就又厌食了。早晨醒来口干舌燥,浑身难受,好像身体的器官都错了位。我的身体这么弱,我感到很害羞,特别是当我呕吐的时候。那样的呕吐在我的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我尽力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上嘴唇咬着

VORLESER

下嘴唇,手捂着嘴,但是,嘴里的东西还是顺着手指喷了出来。我靠在墙上,看着脚边的污秽物,呕吐起白沫来。

把我扶起来的那个女人,她的动作几乎是粗暴的。她搀着我的胳膊,领着我穿过了黑洞洞的门廊来到一座院子里。院子里窗与窗之间都拉上了绳子,上面挂着晾晒的衣服,院子里还堆着木头。在一间露天的工棚里,有人正在锯木头,木屑四溅。在院门旁,有一个水龙头,那个女人拧开了水龙头,先给我洗了手,然后用手捧着水给我冲了脸。我用手帕把脸擦干了。

“你拿另外一只!”在水龙头旁有两只水桶,她拿了一只,装满了水,我拿了另外一只,也装满水,跟在她后面。她用力摆了一下把水泼到了路上,呕吐物被冲到了下水道里。她从我手里接过水桶,把这一桶水也泼到了路上。

她站起身来,看见我在哭。“小家伙,”她惊讶地说,“小家伙。”她把我搂在了怀里。我几乎和她一样高,感觉到她的胸贴在我的胸上,在这样紧的拥抱中我闻到了自己呼出的难闻的气味和她身上新鲜的汗味。我不知道应该把两支胳膊放在什么地方。我停止了哭泣。

VORLESER

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把水桶放到了门廊里 ,送我回家。她走在我身旁 ,一手拿着我的书包 ,一手扶着我的胳膊。从火车站街到鲜花街并不远。她走得很快 ,很果断 ,这使我跟上她的步伐很容易。在我家门前她与我告了别。

就在同一天 ,母亲请来了医生 ,他诊断我得了黄疸病。不知什么时候我向母亲提起了那个女人。我没想到我还应该去看她 ,但我母亲却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她说 ,只要有可能 ,我应该用我的零花钱买一束鲜花 ,做一下自我介绍 ,并对她表示感谢。这样 ,二月底 ,我去了火车站街。

2

火车站街上的那座房子 ,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被拆除的。我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新建的那座房子是五层楼房 ,带有阁楼 ,不带凸窗间和阳台 ,粉刷得光亮。门铃很多 ,说明小套房很多。人们从这种公寓里搬进搬出 ,就像租用或退还一辆汽车一样。一楼

VORLESER

现在是一家计算机店,以前那里是一家药店、一家日用品店和录像带出租店。

原来的那座老房子和现在的新房子一样高,但只有四层楼。一楼用水磨方石建造,上面三层用砖建造,带有用砂岩建造的凸窗间、阳台和窗框。进屋和上楼都要走几步台阶,台阶下宽上窄,两边是扶墙,上有铁扶手,扶手底端呈蜗牛状。门的两边都有圆柱,横梁两角卧着两个狮子,俯视着火车站街。那个女人带我到院里洗手走的那个门是侧门。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座房子。它在一排房子中鹤立鸡群。我想,如果它再宽、再笨重一些的话,邻近的房子就不得不被挤到一边去而为其让路了。我猜想,房子里面有石膏花饰、交叉穹隆的平顶、东方式的长地毯和磨得锃亮的铜杆扶手。我想,在这样体面的房子里也应住着体面的人。由于经过长年累月的火车烟的烟熏,房子变黑了。于是,我对里面的体面居民的想象也大打折扣,他们变成了怪里怪气的人,非聋即哑,非驼即瘸。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是反复梦见那座房子。那些梦大同小异,都是同一个梦的翻版,或是同一个主题的翻版。我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看见了那座房子。它坐落在一个我所陌生的城区里的一排房

VORLESER

子中。我继续往前走,困惑不解,因为我只熟悉那座房子,却对那个城区感到陌生。然后,我突然想起我曾经见过那座房子,但我想起的不是在我家乡火车站街上的那座房子,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例如,我梦见在罗马看见了那座房子,但忆起的却是在伯尔尼曾经见过它。这样的梦中记忆,使我感到很安慰。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再看到那座房子,对我来说并不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与一位老朋友不期而遇那样令我感到奇怪。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我上楼梯,我要进去,我按下门把手。

如果我梦到在乡下看见那座房子,我的梦持续的时间便会更长些,或者此后我能更好地忆起它的细节。我开着车,看见那座房子在我右边。我继续往前开,先是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一座很显然属于城市街道两旁的房子会建在一块空旷地里呢?然后,我想起那座房子我曾经见过,于是感到双重的困惑不解。如果我要是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它的话,我就会调转头往回开。梦中的街道总是没有人,我调转头,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声。我以飞快的速度开回去,我害怕回去得太晚,于是开得更快了。然后,我看见了它。它的周围都是田地、油菜田、谷物、行宫中的葡萄园及法国田园中的蕈香草。这里很平

VORLESER

坦 ,最多有点小山包 ,没有树木。天气晴朗 ,阳光灿烂 ,空气回荡 ,街道热得闪闪发光。一道风火墙把那座房子给隔开了 ,难以看清。那可能是一座房子的风火墙。那座房子不像火车站街的那座房子那样黑 ,可窗子特别脏 ,屋里什么东西都辨认不出来 ,连窗帘都看不出来。那是座模糊不清的房子。

我把车停在了路边 ,穿过了马路来到了房门口 ,看不到一个人 ,听不到一点声音 ,甚至连远处的马达声也听不到。没有风吹 ,没有鸟语 ,世界死一般寂静。我迈上了台阶 ,按下门把手。

但是我打不开门。我醒了 ,只知道抓到了门把手并按下了它。然后 ,整个梦境又浮现在脑海中 ,我记得 ,这样的梦我曾经做过。

3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我手持一束鲜花 ,犹豫不决地站在了楼下门口的门铃前。我真想回去 ,但这时 ,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 ,他问我要找谁 ,并把我领到了四楼的史密芝女士家。

VORLESER

没有石膏花饰,没有镜子,没有地毯。楼道里应有的那种纯朴的、不能与门面那种富丽堂皇相比拟的美,早已不复存在。阶梯中间的红漆已被踩没了,贴在楼梯旁墙上的、与肩齐高的、有压印花纹的绿色漆布被磨得油光锃亮。凡是楼梯扶手支柱坏了的地方,都被拉上了绳子,楼道闻起来有洗涤剂的味道——也许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它总是那样年久失修的样子,总是那样地清洁,闻起来总是同一种洗涤剂的味道,有时和白菜或扁豆的味混在一起,有时和炒炸或煮、洗衣服的味混在一起。除了这些味道、门前的脚垫和门铃按钮下面的姓名牌,我不认识住在这里的任何其他人。我也不记得我是否在楼道里曾遇到过其他住户。

我也记不得我是怎样和史密芝女士打的招呼。可能我把事先想好了的两三句有关我的病情、她的帮助和感谢她的话背给了她听。她把我带到厨房里。

厨房是所有房间中最大的一间,里面有电炉盘、水池、浴盆、浴水加热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冰箱、一个衣柜和一张长沙发。沙发椅上铺着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布料。厨房没有窗子,光线是由通向阳台的门上的玻璃照射进来的,没有多少光线,只是

VORLESER

门开着的时候厨房才有亮,可是这样就听得见从院子里木工棚中传来的锯木头的尖叫声,并闻得到木头味。

还有一间又小又窄的起居室,里面配有餐具柜、餐桌、四把椅子、耳型扶手沙发和一个炉子。这个房间冬天的时候从来就没生过炉子,夏天的时候也几乎是闲置不用。窗子面向火车站街,看得见以前的被挖得乱七八糟的火车站旧址和已经奠基的新的法院和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工地。房间里还有一间不带窗户的厕所,如果厕所里有臭味的话,房间过道里也闻得到。

我也不记得我们在厨房里都说了些什么。史密芝女士在熨衣服,她在桌子上铺了一块毛垫和一块亚麻巾,从筐篓里一件接一件地拿出衣服,熨好之后叠起来放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我坐在另外的一把椅子上。她也熨她的内裤,我不想看,但又无法把目光移开。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蓝底带有浅红色小花的围裙。她把她的齐肩长的金灰色长发用发夹束在了颈后。她裸露的胳膊是苍白的。她拿着熨斗熨几下,又放下,把熨好的衣服叠在一起放在一边。她的动作很慢,很专注,转身、弯腰、起身的动作也同样很慢,很专注。她当时的面部表情被我后来的记忆